

当奸官



南台 著

一个天下第一的大草包，什么都干不了，只好去当官。
他的官“当”得一塌糊涂，却“升”得有声有色！
升了十一级，竟一直升到副省，真邪门了！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只好当官



南台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好当官 / 南台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12
ISBN 978-7-227-04646-2

I. ①只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1055 号

只好当官

南台 著

责任编辑 史 芒 陈 浪

封面设计 安 宁

责任印制 李宗妮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信箱 nxhhsz@yahoo.cn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 700mm×990mm 1/16

印张 21.5 字数 239 千

印刷委托书号(宁)0006154

印数 5150 册

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4646-2/I·1208

定价 32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

小说若无新意，便没有了存在的价值。

我的“小说战略”是“空地植树”。地若不空，我会走开，直到找到空地。这可以保证我的小说一定有“新”东西在里面。

首先，《只好当官》的新，不在于其中叫“银、瓶、梅”的三个女人与“金瓶梅”比较是现代女性，而在于与这三个女人都有关系的男主人公高举是个“兼阿Q行、阿斗福、西门能、八戒德，糊涂风流混一世”，“什么都干不了，只好当官”的混混儿。

——这是人物之新。

其次，《只好当官》写的是混混儿上天堂的故事。天堂，历来是明君、圣贤、忠臣、孝子、节妇、烈女，一句话，传统观念上好人们才去得了的地方，混混儿不一定就该下地狱，但怎么可以上天堂呢！？怎么可以“由村升乡、乡升县、县升地、地升省，官大权重横半生”？

——这是题材之新。

第三，《只好当官》的中心思想，不是抨击坏人，也不是歌颂好人，而是提醒人们警惕好人。官场是权力的天下，“本事好，不如上司好”的“官场真理”，对当权者是一声警钟，它并不是指当权者都是贪官污吏，但好人干坏事也是坏事

呀,为什么总有那么些好人张明打鼓地干坏事,不仅干得有声有色,干得兴高采烈,还干得人人叫好!

——这是主题之新。

第四,新内容需要新形式:一个什么都干不了,只好当官的角色,官没有“当”得有声有色,却“升”得有声有色,是一幽默;好人们的天堂,却让混混儿大摇大摆地进去了,是二幽默;一本正经的好人,抱着一心干好事的诚意,却干出了人人叫好的坏事,是三幽默。如此幽默之事、幽默之人,当用幽默笔法应之,这才找到了用涂脂抹粉的手,画红鼻头抹黑眼圈的表现手法。

——这是形态之新。

还可以找出一些,但说多了惹人厌,就此打住。

作者

2010年6月6日



官场混图
二〇〇三年春
官田成画



高举：【浑虫引】别叫我阿Q，我崇拜阿斗，西门是咱师兄，八戒才是真聪明！混混儿又咋样？咱就能混到副省！英雄不问来路，官场上比的是乌纱，只要帽子大，谁管下面扣的啥！



杜银花：【悲无常】悔当初未听姑夫的话，悔自己是个睁眼瞎，想当年亦曾是鲜花，却巴巴地赶着去把牛粪插。辛苦一生，一生辛苦，只给屎壳郎当了脚踏。到如今，只得将泪珠当花汁，一颗颗地咽下。



姜姒瓶:【镜中媚】高厅长称我“女诸葛”,那帮臭嘴却叫我“白骨精”,捧也好,骂也好,谁不承认,我是个“妙女人”!不是我心术儿不正,实在是社会太复杂,怨不得我几张面孔。



刘香梅:【塘边柳】老娘绰号“大眼睛”,天生的丽质,谁不服气来比比! 勾男人? 放屁,臭男人还用得着老娘勾!



赖守义：【牛马赋】山路崎岖，老的驮小的；关口林立，胖的骑瘦的；说破时觉着怪，现实中不稀奇，五千年文化深无底，谁敢放个屁！



闵安国：【世难容】袋人有袋，袋可带人；人带袋，袋带人，基因相传，代代相因。
携袋上朝见主公，一人入宫，进门一群，满厅山呼，万岁，袋人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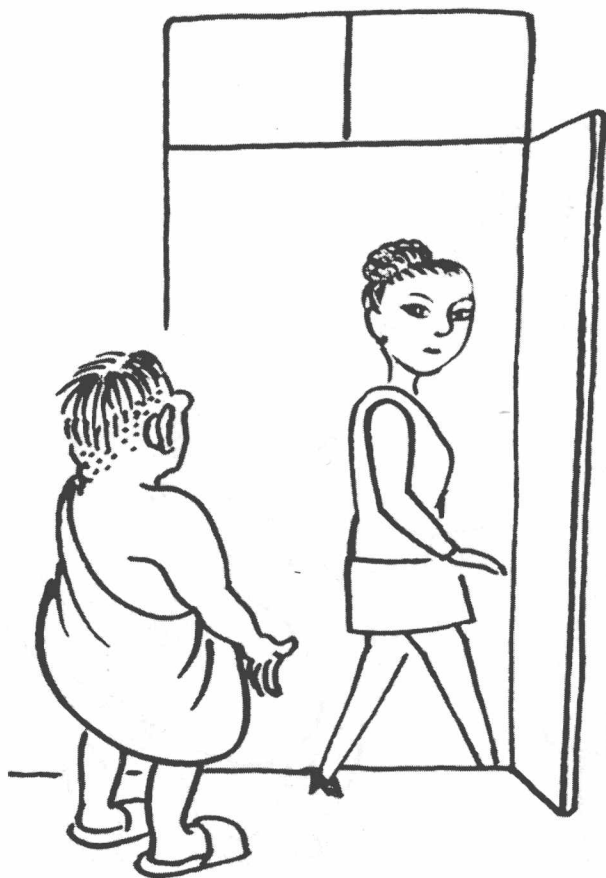
冯希森：【精明误】“白面狸”，成精兽，混迹官场，游戏红尘，也算得老谋深算，却难禁贪得无厌，到头来“瓦罐不离井口破”，反应了那句老话：“做贼四十年，花的自己的钱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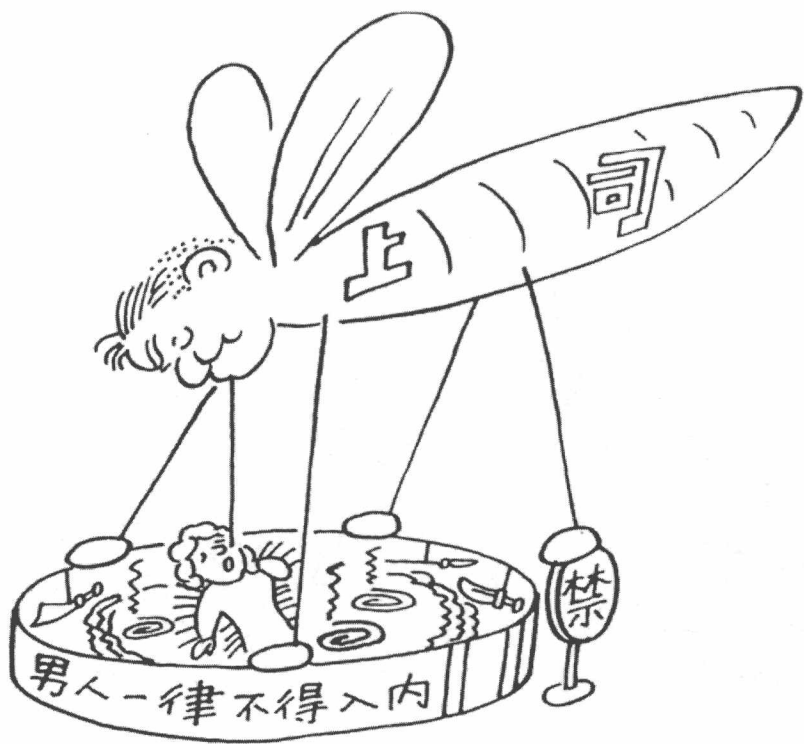
朱明凯：【气难消】无德的升官，无才的掌权，头顶上骑了个王八蛋，叫人怎心甘！本想落地生根，这一身本事不答应，忍泪背乡离井，学孔雀，飞向东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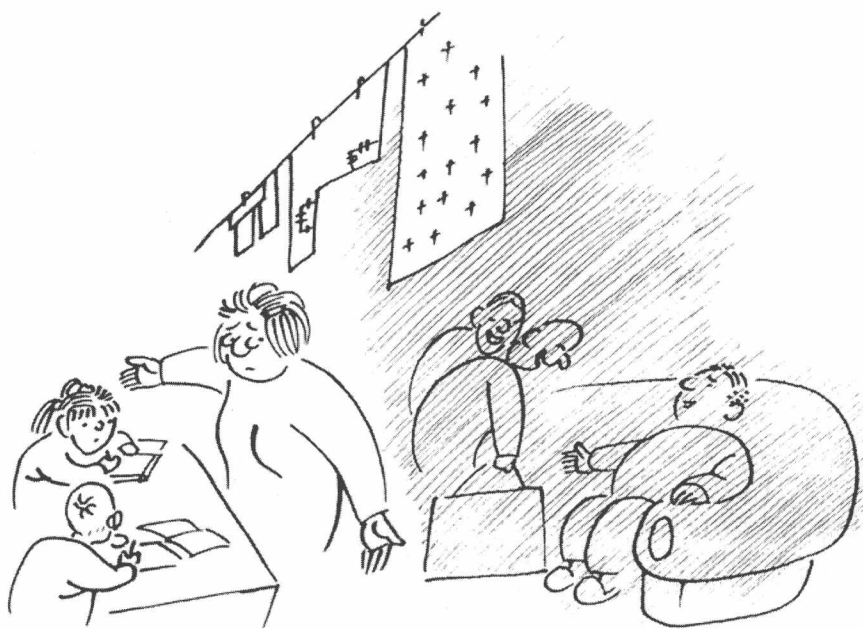
柴培基：【朝玉帝】不读书最高，不识字最好，不晓事倒戴乌纱帽。阿斗福，诸葛劳，还有半个“相父”情牵绕，如今的爷，谁把你眼角儿挂了？留，心难平；走，家难撂；苍天啊，何不把我一身才收了！



富虹：【犀牛望月】只为生得个俏面孔，怨不得厅长“三请”；“堂”好入，衣难更，秘书非是“密淑”，“私处”怎好“办公”，这事儿，我懂！



潘菊：【祭公堂】卫院引黄河，保家移长城，铁丝网，一层层，再加两副钢窗，三道铁门，十二把剪刀亮锃锃，蚊香熏得人头晕，却不料，闭门家中坐，上司天上来，公堂成青楼，谁逃得此“吻”？



小凡、小笙：【了未了】半边清水半边泥，难得童眼辨是非；心无挂碍稚子口，黑是黑来白是白；朴风纯情惹人喟，怕只怕，久近官场染上煤。